

—

飛魚一群一群的，密密麻麻地把廣闊的海面染成烏黑的一片又一片。每群的數量大約三、四百條不等，魚群隊相距五、六十公尺，綿延一海里左右，看來煞是軍律嚴謹出征的千軍萬馬，順著黑潮古老的航道逐漸逼近菲律賓巴丹群島北側的海域。

如斯數量龐大的飛魚群，卻引來一群碩大、不同類科的掠食者，如鬼頭刀魚、浪人鯊、梭魚、鮪魚、丁挽、旗魚……尾隨在魚群後面，翻著大白眼，期待最佳時機進行大規模的獵殺行動。魚群戰戰兢兢地一條緊貼著一條，無膽瞄一眼尾隨在外圍的天敵。彼時，一群體型較大的領航群——黑色翅膀的飛魚知道大災難即將來臨時，便敏捷的驅趕三到四個小隊成爲一個大隊，很快的，原來分散的許多小型魚群，現在聚集到只有五個大隊。

夕陽下海的時間愈來愈近了，黑色翅膀的飛魚即愈憂愁，於是不時在魚群外圍游移，唯恐弱小的同袍如 Lok Lok（指體型較小的飛魚）和 Kalalaw 落單，脫隊而成了掠食群晚餐佳餚。此景，鳥瞰下來，宛如一塊又一塊厚實的礁岩板塊被搬動時，漂浮在汪洋海面。

魚群泅泳了三、四海里，來到了巴丹群島的東北側的海域，尾隨的一群空腹的大魚，此刻再也承受不了長途的逆泳了，況且黑夜就要降臨。於是在魚群外圍開始了騷動，游姿開始扭曲擺尾翼，忽快又忽慢，時而往下沉，時而往海面擺尾展胸鰭。很快地，碩大的掠食群游到了各魚群外圍一、兩米處的地方。對魚群而言，這種狀況，正是大災難即要來臨的徵兆。縱然，一尾緊貼一尾，也解開不了厄運當頭「弱肉強食」的咒語。

性情急躁的鬼頭刀魚，血脈賁張的首先衝入魚群之尾端，放大瞳孔，看準獵物。咻……迅雷不及掩目地首先衝入魚群內部，瞬間囫圇吞下兩、三尾的飛魚。所有碩大的掠食群，眼看魚群混亂，以爲機不可失地瘋狂的加入了獵殺的大行動，開啓了春初血腥的大屠殺。頓時，魚群驚嚇膽裂地衝出海面，夕陽餘暉照射著滑翔飛逃的魚兒，宛如一片又一片低掠飛過山頭的彩雲，把巴坦群島北側的海域漆成銀白奪目的色調。魚群在六、七十公尺的滑翔落海的瞬間，不喘半秒地又展翅的滑翔了，和著波浪上下飛行，透明的雙翼無疑地展露求生的意志。

數百尾的鬼頭刀魚，此刻不斷地在被驚嚇的魚群後方約七、八十公尺處衝出海面三、四回。此等躍出海面兩、三公尺的雄姿，正是吞下嘴裡的飛魚之得意樣。整群的鬼頭刀魚，同時衝出海面甩頭擺尾翼的壯觀畫面宣示自然界「以大欺小」不變的鐵律，戰勝的標幟。這種大量的殺戮，開啓了年度飛魚被血腥獵殺的帷幕。並且，這次之後，牠們只有短暫的平安。而後，恐懼便隨著大魚消化之速度逐漸地成正比的加深。

上萬成千的魚群，每一回短暫的滑翔就會失去一些兄弟姊妹。當牠們潛入了原來的世界，被獵殺的可怖景象依然會持續，不斷地重複滑翔，這種脫逃的方式，

雖然可以大量消耗一群窮凶極惡的獵殺者的體力，但也是唯一逃避災難的絕技。幸運則生，否則亡。

海面最終復原為湛藍的色調，復原為原來的寧靜，掠食群在填滿肚皮後，性情自然地歸於溫馴了，眼神亦回復到春初時節時的溫柔。只有被驚嚇膽裂的飛魚群，神情錯愕、餘悸猶存地又復合泅泳在一塊，牠們宿命的按天神（達悟族的神）的指令，亙古不變的航道繼續地往北游移。

北，究竟有多遠？領航群——黑色翅膀的飛魚也不知道。但，亙古以來，牠們的祖先說過：故鄉的主人，在每年冬末春初時節，皆按照其祖靈的訓語，定時舉行 Manawag So Amomg No Rayon（遙祭飛魚祖靈日，泛稱招魚祭）。只有故鄉的主人以最虔敬的心、最神聖的儀式祭拜我們；只有游到故鄉方真正體驗到我們跟人類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被看待為善神。然而，要游到故鄉那兒，並非易事，要接受神祇般的禮遇，還得經歷幾場激烈的被獵殺的大災難。而這種災難，每一年在不同的海域不斷地上映。

魚群游過了 Itbayat 島（菲國最北有人居住的島嶼），接著游經更北的四個島 Miyatovang a Tokoun（雙峰島）、Jimavolis（平坦之島）、Jimalavang a Pongso（白色之島）、Iyami（北方之島），全是無人島。當牠們抵達 Iyami 島時，已是黑夜了，星月高掛在遙遠的天宇，放射出柔柔的銀光。魚群游到朝北且水流平穩的小海灣棲息，爲了避免大魚的獵殺而盡可能地游到潮間帶，才能安心，養足精神準備第二天清晨啓程到牠們的故鄉——Pongso No Tao（人之島，編按：此爲「蘭嶼」的達悟語原名意指），Jimagawod（力馬卡伍得島）。

然而，從 Iyami 島到 Jimagawod 島的距離約四十餘海里，這是一段很長的距離，亦爲最艱辛的一段旅程，牠們不但要時時戒備尾隨在隊伍後面一群大魚的突襲，更需要卯足力道克服游往故鄉的強勁水流。牠們都知道，每年游經這段海域都會失去二到三成的兄弟姊妹。雖然如此，飛魚群自祖先起到現在是不曾試圖改變航道的，這也許是命中注定的吧！也許，失去部分的同胞是自然的淘汰吧，而死亡，對汪洋裡的魚類而言，原來就是沒有開始與結束的絕對值的。

盡情徜徉在小海灣一個夜晚後，旅程總得繼續，雖無終點站，但有個最令牠們亢奮、喜悅的中途站——人之島。黑色翅膀的首領，此刻想著帶領部屬的這段長程的旅途，從最遠的夏威夷群島、琉球群島、台灣東海岸、巴丹群島、人之島、馬紹爾群島……等不同種族居住的島嶼，就屬故鄉的主人——達悟族最喜歡，最尊重牠們了。牠想，在那兒結束生命是何等的榮耀啊！

海平線終於顯露了微弱的曙光，正是啓程的好時段。隊群再次分成三個，一個隊大約二到三千尾，井然有序的離開 Iyami 島北方的小海灣。出生不到一年的小飛魚，不時地在魚群的中央練習飛行滑翔，看來是那樣的興奮、快樂。可是一群碩大的魚類，牠們的剋星同等地也養足了精神，信誓旦旦繼續跟隨在牠們的後面，爲下一餐，再次地發動大規模的獵殺。

在啓程的這段時間飛魚群與掠食大魚群的關係，猶如春天的百合花在清晨時分綻放花蕊，飄香宜人，因而，兩者之間敵對的態勢是減到最低的。俟太陽揚升

到九點到十點的刻度時，即是大魚獵殺的第一波。想到此，魚群們真有說不出的苦衷，一心一意只想趕快游到祖靈與達悟祖先會面交談的地方——利馬拉麥海灣。

翌日清晨，陽光照射在 Iyami 島北部的海面，波浪銀光粼粼，魚群悠悠自在地游向北方。出生不久的小飛魚不斷地搖尾擺翼，強化體格，集體的往上浮又往下沉，就像茅草被強風吹時動作那樣的一致。在外側的黑色翅膀有時逗著小魚兒的尾翼，令牠們驚嚇地衝出海面，讓牠們練習凌空滑翔，展翅低飛。一群又一群的小魚兒，撲通……撲通……衝入海裡的声音，令魚群忘記過去的悲傷，同族類的相聚是何等的和平呀！

然而，在魚群外圍的不遠處，掠食群的大魚一聽到「撲通」、「撲通」衝入海裡的声音，即令牠們的牙齒不由自主地（也許是本性），上下左右地磨動了起來。小魚兒快樂地凌空飛行，短暫地被陽光直射銀白的身軀，透明的雙翼由胸鰭到末端的細骨如扇子，在衝入水裡的剎那間迅速地貼在身的兩側，如此的美妙動作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練習，完全無視於凶惡的掠食群大魚的存在。集體衝入海裡尾翼左右搖擺形成的浪沫漩渦猶如山溪捲著白沫繞著生了苔之石頭那麼的迷人。掠食群看在眼裡不免也會心一笑，只是腹內的食物尚未完全消化而暫時不發動獵殺之野蠻行爲。

所有的動物在飽滿的時候，性情是乖馴的，於是海底的氣氛漂浮著和平理性，互不侵犯的光明時期。魚群約莫游了八、九海里，尾隨在後的大魚，因身軀大游動時消耗的體能亦相對的快，胃壁開始蠕動，腹部下的排泄孔有了殘骨剩物的出現，就像噴射機排放的煙霧一樣，一條一條的撒落在水中。

少許的旗魚，為數最多的鬼頭刀魚、丁挽魚等的尾翼皆成上下等長的 V 形。在掠食群中只有梭魚的尾翼不成 V 形而是一張如被切半的麵包樹葉。此後，尾翼左右搖擺之動作時緩時急，在急促的擺尾同時，大量的排泄物便從肛門迅速地噴灑在海中。一條又一條乳白色的消化物，恰是給飛魚群的警示，在不久之後「獵殺」的行動便要開始。掠食群忽快忽慢數回後，小飛魚即乖巧的集中在魚群們的中間。原來區隔遠的，現在逐漸地聚在一塊，乍看之下像一張飄移的黑布，這是魚兒最佳的防禦伎倆。

如果從海底朝上看大魚們的腹部猶如枯乾的葉片皺皺的，也像老人空無一物的肚子，鬆垂地任海水之壓力擠壓。

一尾近兩呎長的旗魚，亦為掠食群中最大的體型，耐不住飢餓的折磨，急速地衝到第一群隊的前面外側，然後即刻停頓，飄浮的用左眼看準獵物。魚群煞是驚嚇的集中在一塊、緩緩的往海面浮，預防其突襲。魚群們此刻的心情是，沒有誰同情誰，眼前能做的只有飛。飛得愈遠愈好，這是古老的絕技，求生的本領，用在自古以來就有的災難。

旗魚、鬼頭刀魚、梭魚及鮪魚無一不吸一大口海水，清洗兩側的鰓，暢通食道口，徹底清除腹部內的殘物。咻……旗魚的尾翼瞬間擺一次尾翼便快速地衝入魚群核心，上下唇齒張到極限，囫圇吞下一大一小的飛魚。然後和整群的魚兒同

時的衝出海面，飛魚展翅，越遠越好。旗魚亢奮地在嘴裡叨著獵物，由頭部吞進食道，其雙翼便貼在身體，於是順利地用鰓夾住，牠爲了能在肚子裡塞進更多的食物，除了 V 型的尾翼浸在海裡外，整個灰黑的身軀露在水面上，光滑的魚身不斷地在奮力的擺盪，而鬼頭刀魚則躍出海面一、兩米高，扭曲身子做同樣的吞下獵物的動作。海面被嘩叭……嘩叭……衝出又沉入的狀樣和飛魚群驚慌飛躍逃亡的姿態，再次攪拌成銀白的色調。唯勝者與敗者的角色自古以來不曾改變過。

古老的災難，飛魚生來就是被大魚獵殺的定義，顯示海底世界的無情無義。掠食群不斷地攪翻海面——優勝者，飛魚不斷地飛奔——失敗者。我們的天神，同樣地不曾給予過一毫的同情。

獵殺的行動僅僅維持走廿步路的時間，之後，雙方心脈的跳動是同樣快速的頻率，但是各有不同的心境，此刻我們是很可以明白戰敗者內心裡感受的。

魚群飛了三、四回，掠食群鬆弛的腹部，業已塞進了至少兩尾的魚餌，而脹了起來，於是又落後到魚群的後面，約半海里的距離。

長程的旅途，飛魚群至少被重重獵殺了五回，尾數不只少了兩成，更肥碩、尾隨在後的大魚群們，最後來到了故鄉之一的島，Jimagawod 的 Vanwa（小蘭嶼的小海灣）。這個時候，已經是達悟族舉行第二次招魚祭後的半個月了。

Jimagawod（達悟語，音譯力馬卡伍得島）位在 Pongso No Tao（人之島）東南方三海里的小島。面積四平方公里，北窄南寬呈菱形。

小海灣的兩側，各有凸出於海面的礁石，長約三十餘公尺，左邊呈西南走向，右呈南北走向，終年浪濤滾滾，暗潮洶湧。小海灣後邊的寬度約十五公尺的空間全是淡紅色的鵝卵石，最左邊的地方，有個深長二十公尺的，可容納二十、三十個勇士的天然洞穴，亦爲力馬卡伍得島唯一可遮風避雨之處。

成千的飛魚群終於來到了故鄉之一——力馬卡伍得島的海灣。彼時，恰是夕陽落海之際，長程的旅途，大夥全疲備不已，在逐漸減弱的西南季風和微浪的傍晚，正是休息的好氣候。在夜色完全漆暗了天宇的時候，牠們習慣性的游近潮間帶前，海流平穩的淺灘，做適當的洄游、休息。黑色翅膀的領導仰天長嘆的說：「我們終於來到了故鄉，達悟族的島嶼。」